



林岗：要摆脱西方叙事学，创造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吴小攀 孙磊 图/受访者供图

1

广东文学评论的面貌：各有专攻，形成合力

羊城晚报：当下广东文学评论呈现一个怎样的面貌？

林岗：这个行当的一个特点就是各有专攻，形成合力。广东这一点是很鲜明的。比方说，谢有顺更多的是做小说评论，陈剑晖做散文评论，陈希做诗歌评论，贺仲明更关心现代文学、乡村题材，郭冰茹长段时间研究十七年文学，刘卫国研究刘斯奋的《白门柳》……

每一个人都沿着自己的方向在努力，在关注的领域里时间长了，形成了各有所长的局面，就形成了传统。

羊城晚报：在各有所长的状态下，能否形成一些共性和共同的热点讨论，比如此前广东评论界曾提出的“第三种批评”“文化批评”“粤派批评”等。

林岗：面上的共生概念更多是刊物所考虑的，因为刊物喜欢有热点。热点固然有它自身的道理。但广东的文学评论出现更多的是相对松散的和谐共生的生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评论界经常会有影响广泛的热点话题讨论，背后其实是政治问题。在那个时期，我印象中具有学术意义、不受太多政治干扰的是，关于美学的大讨论。

羊城晚报：“文学与政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永恒话题，现在也强

调在开展文艺评论过程中要有政治站位的意识，在当下的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中应该如何理解“政治”？

林岗：无论是在什么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正确”，守住边界的办法是可取的。从当代史的演变看，“政治正确”之外的空间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无论创作还是学术，空间不是固定不变的，也许我们不能一眼就看到已经被生活拓宽了的空间存在。这对文艺评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可以探讨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比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提法延安时期就有了，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开示出来的探讨空间巨大。我们当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不再像从前词句摘引然后加以“批判继承”的关系，而是意味着我们能够以宽阔的视野来观察和探讨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中造就的文化格局和精神气质与当代生活的关系。

这不是空间在扩大呢？比如中国文艺受儒释道熏习数千年形成了一个大格局：一面是文艺要经世致用，羽翼良政美治作育君子，简言之诗教的传统；另一面是艺术要体现创作者的心性，好作品要有个性，艺术的意义在于追求个体性的解放，这也是中国文艺非常悠久的传统。

这样两个传统虽是古代中国的产物，但依然强烈地塑造了现当代中国文艺的大格局。

成为主流体现主旋律的现实主义文艺是不是经世致用精神的当代表达呢？摆脱束缚直抒胸臆的文艺作品是不是追求个人人性解放的古代气质在今天发展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现代中国当然就是古代中国的发展。

同时，我们应当强调，这种现代发展不仅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且它恰好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革命历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在于改造世界，这与经世致用的传统相通；马克思主义也追求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当然也包括了个人的解放，这又与古代中国追求个体性的解放相通。

有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相通性的认知，就可以有更大的视野观照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波澜壮阔的外来思想观念和本国实践汇流融合的历史进程。这难道不就是评论和创作空间的拓展吗？

交流活动，
联合暨南大
学举办“
粤港澳青年文学论坛”
等学术交流活动，扩
大了文艺的对外宣传交流作用。

创建评论基地 拓展话语空间

近年来，广东文艺评论界打造了广东青年评论家论坛，创建了广东省文艺评论基地，举办“海上丝绸之路与岭南文化高峰论坛”“广东艺术家沙龙”等各式专场研讨及艺术沙龙活动；先后创建了岭南师范学院（湛江市）、韶关市文联、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珠海市）、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广州市）、五邑大学（江门市）、广州美术学院城市学院（高校）、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学院（高校）等7个“广东省文艺评论基地”。

同时，他们坚持以创新为基础，大力拓展文艺评论的话语空间，扩大主流评论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不断加强与《中国艺术报》《羊城晚报》等主流媒体的合作，打造文艺评论栏目，推动全省各地活跃开展具有岭南特色的文艺批评。此外，注重发挥《粤海风》杂志、《广东文艺发展报告》等平台作用，先后推出了《尊派批评文艺评论丛书》《广东文艺评论文选》《百年萧殷纪念文集》等学术著作，注重文艺理论评论成果的出版传播，努力筑就岭南文艺评论新高地。

同时，在广东文艺评论界，一大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文艺评论家先后在网络平台上开通了个人公众号、自媒体，如谢有顺、徐南铁、凌逾高等，积极推广文艺评论作品。新冠肺炎疫情等带来新的变局和挑战，网络文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广东评论家通过新媒体发布的抗疫主题文艺评论取得了较大影响。

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要有耐心

羊城晚报：广东的文艺评论面向过去有岭南文化的传统，面向未来有大湾区，二者结合对广东文艺评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林岗：观察地域特色的时候，首先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某个地方有一些别的地方所没有的独特的文艺表达形式，因此，发挥地方文艺的独特作用当然是一件大有可为的事情，比如广东的粤剧，在会粤语的群体里，这种文艺形式是深入人心的。

羊城晚报：文学呢？文学创作方面也可能有一种只有大湾区的人才能写出来的作品，就像之前广东的打工文学、都市文学？

林岗：目前全球化的时代给我们带来一个普遍化的视角，其实并行的还有伴随全球化的方化。全球化和地方化两者在人类社会演变中是齐头并进的。

全球化过程中贸易交流越来越容易，越来越方便，但这个过程里地域文化也会产生一些新的形式和特色，像上海的咖啡店据统计比东京还多，广东可能也有产生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

地方特色不是凝固的，而是随着全球化也在不断变化的。以往我们看广东文学的特色肯定就是岭南风情，强调粤语的运用等，比如欧阳山、黄谷柳、陈残云等人的创作。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会出现不同的文艺形式，新的视角和新的题材。

过去讲文学可能是从地域的角度来讲，地方语言构成特色，现在文学的特色是建立在个人思考和发现的基础上。就像葛亮对于香港来说，他就是一个外地人，但他通过对香港的观察形成了自己的视点和作品，也就形成了自己

的特色，而且是不同于以往香港作家的创作特色，是一个新生的文学作品。

羊城晚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未来广东文艺评论会不会有更鲜明的特色和发展？

林岗：我当然希望有，这取决于你怎么去发掘。从去年到现在，我跟刘斯奋在持续做一个对话：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鸦片战争后形成一个格局：西方人是老师，中国人是学生，几代中国人都向西方求真理。

这个思维格局对文艺评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评论界中的西方话语体系，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这么多学者兢兢业业地学习其话

语模式。他们很多都没有了解过西方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思想文化发生了什么。

整个战后的西方世界其实跟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一样，也反省为什么那么惨烈的大战发生在欧洲。他们反思的结论就是启蒙搞坏了，需要解构启蒙才有出路。

但解构却变成了纸上空谈——毫无建设性的思想观念破坏。对西方而言这是思想的灾难，也是后现代学术最大的弊病。但是我们有不少学者就直接生搬硬套那套话语体系。

我们应该根据自身的文化历史和当下的文学创作来创造我们的话语体系。这个事情急不来，要慢慢来，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创造一定是在经济站稳脚跟后，社会结构基本合理之后才会产生灿烂的文化。

所以，在我看，今天中国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文化上，都面临着一个更好的前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的前景，我们要有耐心。

4 “顺接”中国传统，建立文化自信心

羊城晚报：之前看到您的篇文章，谈到文艺精品产生的内生动力和外部条件，里面提到深入生活的问题，深入生活和创作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林岗：有一个跟“深入生活”对立的命题，就是生活无处不在。如果你要写一个农村题材，以前都没种过田，你当然要深入农村生活，积累写作经验。

如果你是卡夫卡式的写作，写办公室的荒谬，写在绝对倒个人的巨大力量面前的孤独，那就不需要深入生活，他本身就在生活中，所以这是跟你的写作和题材相关的。

羊城晚报：您曾说过，当下的文学批评要进一步发展需克服评论摆脱创作者、读者而自我内卷化的问题，如何让批评更有效？

林岗：简单地说，就是多读一些古人有智慧的著作。中国人做事写东西都讲究明心见性，西方它不是的，西方它绕得很厉害。以它为榜样以后，就把西方绕的做法移到我们自己的工作里边来，移到批评中来，这是需要警惕的，这就是所谓的“顺接”，就是跟过去的历史传统的关系，要顺过来，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东西等着我们去探讨。

的叙事学，很多学者很喜欢讲叙事学，但西方人讲叙事学跟他们的语言是有关系的，他们的动词是可以变的，它有十几种形态变化，而中国的方块字没有这个变化，所以我们不要生搬硬套。

中国应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你看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多好懂。我们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摆脱“第三世界学术”的心态，不要把自己定义为落后者，不然你就丧失了批评对方的能力。

羊城晚报：会不会在自然科学方面与西方对接相对可行，而人文科学不是那么容易？

林岗：没错，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不好对接，也不一定接。能接则接，不能接就不强接。我们的文人路径跟他们的不是一个系统，各有各的精彩。

说到底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对自己有信心很重要，信心的建立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接续。五四运动是“迎接”中国传统，现在我们需要“顺接”，就是跟过去的历史传统的关系，要顺过来，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东西等着我们去探讨。

文化强者 深访谈

2月11日，广东省“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大会”在广州召开。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推进文化高质量发展，将为广东在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提供坚实文化支撑。

羊城晚报重磅打造“文化强省深访谈”栏目，通过专访广东文化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为进一步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建言献策。

本期“深访谈”独家专访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林岗。

羊城晚报：“文学与政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永恒话题，现在也强

调在开展文艺评论过程中要有政治站位的意识，在当下的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中应该如何理解“政治”？

林岗：这个行当的一个特点就是各有专攻，形成合力。广东这一点是很鲜明的。比方说，谢有顺更多的是做小说评论，陈剑晖做散文评论，陈希做诗歌评论，贺仲明更关心现代文学、乡村题材，郭冰茹长段时间研究十七年文学，刘卫国研究刘斯奋的《白门柳》……

每一个人都沿着自己的方向在努力，在关注的领域里时间长了，形成了各有所长的局面，就形成了传统。

羊城晚报：在各有所长的状态下，能否形成一些共性和共同的热点讨论，比如此前广东评论界曾提出的“第三种批评”“文化批评”“粤派批评”等。

林岗：面上的共生概念更多是刊物所考虑的，因为刊物喜欢有热点。热点固然有它自身的道理。但广东的文学评论出现更多的是相对松散的和谐共生的生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评论界经常会有影响广泛的热点话题讨论，背后其实是政治问题。在那个时期，我印象中具有学术意义、不受太多政治干扰的是，关于美学的大讨论。

羊城晚报：“文学与政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永恒话题，现在也强

调在开展文艺评论过程中要有政治站位的意识，在当下的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中应该如何理解“政治”？

林岗：这个行当的一个特点